末世文人的一曲命运哀歌

——吴灭仕晋的陆机兄弟

■蒋 方

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兄弟俩都是西晋著名的文人。陆机的文学造诣尤高，刘勰《文心雕龙》以21篇论述文体，言及陆机、加以称赏的就有10篇。他的五言诗则被钟嵘评列在上品，有“太康之英”的赞誉（见《诗品序》）。陆云也才华出众，英声早闻。后人搜罗陆机、陆云散佚的文章，编订成集，名为《二俊集》，可见对陆机兄弟的才华的无限褒奖。但以“二俊”标举风流的陆机兄弟，进入洛阳不过十数年，却卷入权力纷争，一直沉浮于安危不定的政治漩涡之中，最后同被杀害，死时陆机43岁，陆云42岁。在西晋后期的动乱中，文人或远世避害以全身，或陷于权争而丧命，太康时期一度兴盛的文学创作因创作者的消遁而中断，刘勰为此而有“运涉末世，人未尽才”的惋惜。史载陆机临刑长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华亭是陆机兄弟的家乡，以多鹤而著称。身在洛阳，面对死亡，而遥想东南的故居，在陆机的叹息中，包含了多么复杂而痛苦的人生感喟。探察陆机和陆云入晋之后的经历，颇令人感慨末世文人的悲剧命运。



陆氏是江东吴郡的大姓世族，又是孙吴王朝的功臣。陆机的祖父陆逊娶孙策的女儿为妻，常以书生自称，而辅助孙权取荆州，破刘备，官至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大司马、荆州牧，北征寿春，保卫了国家的西门。陆抗长期驻防江陵，边界安宁，人民感激。陆机、陆云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出生在这样功勋显赫、地位尊贵的家庭之中，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养，也受到崇尚文德、追求武功的世代家风的深刻影响。公元273年，陆抗死，五个儿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领父兵。这时陆机才13岁，任牙门将，与三个哥哥驻防在荆州。7年后，西晋从益州、襄阳分别进军，合击荆州，陆晏、陆景均在防守的战斗中被杀。晋军顺流而下，直破建康。吴国灭亡，与东吴政权关系密切的陆氏家族也走向了衰微。陆机、陆云兄弟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变化。



综合《晋书》等多种史料及研究者的考辨，陆机兄弟入晋后的经历大致如下。

吴灭之后，陆机曾有过一段流离，约在太康三年(282)，他从荆州扶陆晏、陆景的灵柩回吴安葬，遂在故居闭门勤学，思考吴灭国的教训，作《辨亡论》，寄托家国破亡的哀思，又耽味诗文，玩赏典籍，潜心于文学创作的奥秘，作《文赋》，以华美的形式论述文学创作的孤心苦诣。他的闭门勤学约近10年光景。

晋武帝司马炎在灭吴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对东南的吴人采取安抚政策，除苛政，恤穷困，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取"。陆云即在太康初举任扬州刺史周浚的从事，时年18岁。周浚在太康三年入迁侍中，陆云随之来到洛阳，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后又出补浚仪(今河南开封)令。浚仪是大县，地处都会之要，历来有难治之名。陆云到任后，整肃政纪，清理市价，判案明理，一县膺服其能而大治，却因此受到郡守的忌恨，屡屡借故谴责，于是辞官而去。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浚仪百姓追思陆云的贤明，图画了他的形象，在祭祀本县土地之神时一起致以礼敬。离开浚仪，陆云回到家乡吴县华亭，这里有清泉茂林，有游鱼翔鹤，他与陆机一起读书静室，漫步郊野，兄弟同学共研，情谊十分和谐。

太康末年，陆机应太傅杨骏的辟召，和陆云一起来到洛阳，受到司空张华的赏识和推荐，时值杨骏在朝廷的权力争斗中被杀，于是陆机就由太傅祭酒而转仕太子舍人，至元康四年(294)，出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八年(298)，以文学才能为秘书监虞浚所请，任著作郎，参与晋朝历史的记录与写作。陆云则在元康六年(296)出任吴王郎中令，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入为尚书郎，转侍御史、太子舍人、中书侍郎，遂与陆机同在朝中任职。在数年的分别之后，兄弟俩相聚洛阳，感情更加亲密。但这时西晋朝廷的权力纷争也愈演愈烈，统一的国家正在走向分裂，陆机和陆云于此时同在洛阳，两人的命运就此捆在了一起。

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当政，任陆机为中书郎，代拟惠帝禅位于赵王的诏书，当齐王冏执朝柄，他因此得罪，连带陆云一起下狱，赖成都王、吴王等的救护才得赦免，兄弟俩由是感激而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任大将军的成都王也赏识他们的才华，以陆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而以陆云为清河内史。太安二年(303)八月，成都王与河间王从河北起兵讨伐执掌朝政的长沙王，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进攻洛阳。十月，陆机率军二十万与长沙王的军队战于洛阳城外的鹿苑，大败，士卒被追迫而死于七里涧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中，堵塞了流水。平时与陆机有忌怨的中原士人孟玖、牵秀等向成都王颖说陆机之战败是心有异志而临阵犹豫，成都王颖大怒而杀陆机。时陆云在成都王身边任右司马，因陆机之败也被收捕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陆机的另一个弟弟和他的两个儿子。

陆机和陆云由吴入洛到被害，不过十数年，职任调转十分频繁，陆机曾说自己是"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谢平原内史表》)，这种情况即已反映出朝政的动荡不安。在此形势下，依附于权力以求发展的文人，除非置身其外，否则就有难以预测和无法退避的危险。而陆机兄弟非唯没有退避，更周旋于其间，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擅政者，直至裹挟在权力者的争斗倾轧中丧失生命。后来人常常批评他们是"犯顺履险"，"倾仄于权贵"，不明"居安保名"的君子之道。其实，陆机作为"服膺儒学"的才士并非不通此理，他的诗赋中就常有进退为难的叹息，但他还是选择了进而不是退，并最终为此断送了生命。虽说选择是人的主动行为，但选择的可能性不仅是来自于客观的情势而有限制，选择者自身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也会制约他的选择，这种情境中人的既难作抉择又往往因抉择而悔恨的痛苦，是不可以用后来人的明智去做判断的，因此人们才常常言及"命运"。二陆的遭遇就反映出这种情境中人的困惑而让人同情。

当陆机和陆云在太康末来到洛阳之时，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信，怀抱着强烈的功名之心。陆机曾毫不客气地回敬中原世家子弟卢志的冒昧询问，陆云劝他何不宽容一点，他严肃地答道："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在《遂志赋》中，他追述陆氏远及西周的发源后呈露心怀："仰前踪之绵邈，岂孤人之能胄？匪世禄之敢怀，伤兹堂之不构。"他在这里用《尚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的典故解释了兄弟俩吴灭入仕敌国的主要动机在于重振家声，且将此视作自己不可卸却的历史使命。在陆云初仕晋朝时，陆机正退居家乡，他在写给陆云的诗中说："伊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我俊弟，咨尔士龙，怀袭瑰宝，播殖清风。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垂翼东畿，耀颖名邦。绵绵洪统，非尔孰崇？"而陆云在答诗中一面感叹"昔我先公，邦国攸兴，今我家道，绵绵莫承"，一面又鼓励陆机"惟我贤昆，天姿秀生"，"将弘祖业，实崇奕世"。兄弟二人这样以光兴冢族的责任相互激励，故而他们的功名追求带有一种难以遏止的激情，这是二陆兄弟与其它入晋仕宦的东吴士人很不相同的一点。而他们的这样一种追求激情，进入洛阳后，在中原世家对吴灭人仕者的轻视与排挤之下，因不能甘心而更加激扬，他们对功名的追求也由此而更加急切，以至于为求立功而不计其它。因此，在元康末年的朝廷权力纷争呈现激化的趋势之际，在洛阳的吴人大都辞官归去，友人顾荣、戴渊离去时，就以中国多难而劝陆机还吴，但他认为司马颖"有时望，可立功"，建功立业、纂绪洪统、光耀家门的目标是他难以舍弃的心愿，不惜以生命冒险，故而没有接受劝告，而与陆云一起留了下来，投靠了司马颖。而这，也就使他们命运地走向了终结。

进入洛阳，陆机兄弟受到了张华的激赏，而许多中原士人仍对他们怀有一种拒斥或猜度的心理。陆云曾与出于颍川名族的荀隐以言辞相交，一者自报"云间陆士龙"，一者紧答"日下荀鸣鹤"，陆言"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曰："本谓是云龙骎骎，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晋书·陆云传》)二人彬彬有礼，吐辞典丽雅致，但言语机锋中仍透出了隐隐杀气，可以体会到东吴与西晋因长期对峙而难以短时间消除的敌国情绪。陆机曾在座，潘岳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道："众鸟集，凤凰翔。"(裴启《语林》)潘陆二人是当世名居首位的文人，如此不能相容，相互诋诮，东吴之士与中原之士彼此间的隔膜与拒斥是主要的原因。陆机兄弟一方面感到岁月流逝，时光催老，不断在诗赋作品中诉说自己的功名焦虑："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生亦何惜，功名所勤"，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因中原士族的轻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忽排挤而产生的无形压力，当政局不稳、权力动荡之时，他们选择了依附权势以求进取。

西晋王朝自290年武帝死、惠帝立，就陷于了内乱频生、外患将起的动荡之中，"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陆机兄弟是在大乱将起时来到洛阳，他们的仕宦经历遂与这一系列的权力更迭相伴随。陆机先是应杨骏之召，后又依附贾谧，兄弟并为"二十四友"中人，之后的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相继执政，二陆都周旋于其间，送旧主，侍新主，既有难堪之任，也有汲汲可危之时，体察一下他们的内心，恐怕难有平静。

孔子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教诲，孟子也说过："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在人的行为中，儒学重目的，更重达到目的的方式，由此而形成士人执著于正直的品格。陆机兄弟依附权势以求进取的行为背离了士人道德，这正是后人批评他们的依据。实际上，兄弟二人也未尝不因此而困惑痛苦。陆机在诗赋中屡屡使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之语，来解释自己有悖士人传统的行为，如《长安有狭邪行》称："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将遂殊途轨，要子同归津。"魏晋玄学兴盛，清谈者主张旷达变通，轻鄙自我约束，拘守礼法的儒生常被斥为"俗儒"、"鄙儒"。在这种风气之下，攀援权贵的行为本不足为奇。但是，史载陆机"服膺儒术，非礼不动"，"清厉有风格"，并不同于当时放旷不羁的玄学之士，那么，他之所以用变通旷放的玄学理论来解释自己在仕途上的不行"矩步"、不遵"规行"，甚至指自持守一者为不达自然变化之理的"朴儒"，实在是自己对自己的求仕方式都有不能释怀的疑惑。于是他向玄风拢近，以"殊途同归"的目的指向来否定行为选择的道德意义，以"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来批判儒学"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的操守，将功名的追求变成了简单的功利追求，辗转于权势者的更迭之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中，希望能实现自己建功立名重树家声的心愿。思想与行为的分裂是知识者最为痛苦的事情，而这又是处在思想文化动荡社会中的知识者常常面临的难堪。陆机兄弟以如此痛苦的代价作出了选择，但他们并没有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二陆是世代武功的后裔，少年即带兵领军，入晋后却是以文才而邀誉，虽然是"晋世尚文"，但也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历史情势下的选择的意味。那么，当成都王颖任命陆机为都督领兵时，应该说这是他重振家业的机会，他却以陆氏三世为将不吉而再三推辞，推辞不掉，才勉力就任。可以看出，由于对形势的清醒的认识，对于自己所能成就的事业，此时的陆机已经不再自信。

今天还能见到陆云留下的三十余件与陆机往来的书信，大都写在二人出任成都王颖的属官之时。这是两人最后的任职，时间总共不过两年，又正是战乱初起、戎马倥偬的时候，而且此时陆机与陆云担任的都是军职，但是，这些书信集中全付精力讨论的却是诗赋的创作心得和写作技巧，你来我往，十分频繁，仿佛兄弟二人不是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而是远离了动乱和战争，徜徉于吴县华亭的清泉茂林，观游鱼，听鸣鹤，咀嚼文章，雕琢诗赋，乐趣无穷。战火在即，身负军务，他们此刻在书信中表现的这种闲情，恐怕只能作有意逃避现实的理解。当一连串的权力纷争终于引起了战火的时候，陆机兄弟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置身于割据战乱中的无能为力，更是由于在分裂割据的战乱中终于破灭的功名追求而摆在了自己面前的痛苦现实。这种倾注生命的追求而造就的痛苦，怕也只能到叙愁诉怨的诗赋中去自我抚慰。而陆云在信中提到的近作有十篇，大都是与己无干的写物之赋，他们在信中热烈讨论着作品的结构，词句的遣用，情调的抒写，而无涉自己的沉重心情，他们实质上是在以抽象的艺术来疏离以至于替代沉重的现实。虽然文学确是作者的爱好，但文辞是否"清丽""清工"与迫在眉睫的战乱，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确有于此消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精力、打发时光之意。这就更能见出二陆兄弟此刻心境的无奈。他们曾不计代价地努力，想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却还是无可避免地失败了。由此去体会陆机临刑而叹的“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那种末世文人难以自主的命运悲哀是何等凄凉啊。

·文体知识简介·

编年·纪事

编撰史书的两种方法。编年，是以时间顺序辑录史事，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我国古代史籍，从《竹年纪年》、《春秋》、《左传》，到《汉纪》、《后汉纪》、历朝起居注、实录与《资治通鉴》等均用此体裁。纪事，以历史事件为纲，故又称纪事本末。创始于南朝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将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以时间为序编写，以补编年体记事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联贯之弊。

记、表、书、志

指四种文体。记，即记载事物的书籍或文章，如《史记》。又为古时一种公文，如奏记、笺记。表，为采用表格形式编纂的著述，又为古代章奏的一种，如《出师表》。书，信函。据《史记·礼书》司马贞索引，书又为“五经六籍总名”。志，记事的书或文章，如地方志、墓志。

（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